

A black and white studio portrait of a woman with short, wavy hair, smiling warmly at the camera. She is wearing a traditional Chinese qipao with a large, intricate floral and fruit pattern, possibly peaches or pomegranates, in dark tones on a lighter background. A small, delicate earring is visible on her left ear.

著名小提琴家

— 西崎崇子女士 —

“誰給機會？”

「拜託你收他做學生吧！」年輕媽媽一臉誠懇地說，膝上的雙手十指緊扣，連指關節也發白了。

她身旁的孩子大概四、五歲，長得精靈可愛，正在用他那十隻有缺陷的小指頭，撥弄著媽媽包包上的掛飾。

「我曾帶這孩子去學鋼琴，但老師不肯收他…」年輕媽媽邊說邊輕輕牽起小兒子的雙手：「老師，你看，他的手天生就長這樣，其他老師一看到，馬上搖頭的搖頭，婉拒的婉拒…但我相信我的孩子是有天份的！」信心十足的聲音中帶點點怨憤，似乎很失望為什麼沒人願意給這孩子一個機會。

「我可以教他，依我的經驗看來，這孩子有九成機會能把小提琴拉上手，但學習進度可能會較其他小朋友慢，你能理解嗎？」

年輕媽媽不禁大喜過望，興奮得猛點頭道。自此以後，這個孩子便每週都來我的音樂室報到。從拿琴弓開始，他就顯得特別吃力，好不容易擺好架勢，從 E 到 G 調，每次撥動弦線都比一般人更費功夫。

在接下來的日子，他努力練習。結果，別人眼裡的「不可能」終變成「可能」了！站在舞台上的他，順暢地拉奏出整段樂章，他所奏出的每個音調，都深深地打進在場每位觀眾的心坎，惹來全場掌聲雷動，他的媽媽更是眼眶含淚。

我，是西崎崇子，自三歲半起就跟父親學習小提琴，五歲開始在公眾場合演出，有幸得大家賞識，在全球多場演奏和比賽中獲得肯定。儘管如此，我在教學上得到的滿足感，是再多的獎項也無法取代的。

我特別喜歡教孩子，喜歡他們的純淨，像一張白紙一樣，只要你懷著愛心去教他們，他們便會全盤接收。我也喜歡教身體有殘障、有言語障礙，或是自閉症的孩子。大部分有缺陷的小朋友都很有藝術才華，例如失明的學生，他們的眼睛沒法看見，卻會被耳朵中的音樂感動得流下淚來。他們雖然學得比較慢，但比起正常人有更大的學習動力和決心，不見得會比平常孩子遜色。問題是，誰願意給他們機會？

除了殘障兒童，香港亦有為數眾多的清貧孩子。他們同樣是「輸在起跑線上」的一群，而那份從窘境中磨練出

來的堅毅，和勇於克服困難的心，跟殘障孩子其實是大同小異的。他們在人生的起步點落後，但誰敢說他們將來不會變得非常優秀？問題是，誰願意給他們機會？

我是個幸福的人，常常想要分點幸福給人，特別關心兒童發展，是因為他們是我們社會的未來。從 2008 年開始，我接收殘障、患有言語障礙和自閉症的學生，又義務為清貧孩子上課，不單是希望發掘更多優秀人才，更希望透過小提琴這種不易上手的樂器，讓孩子明白只要他們肯持續付出，縱然起步落後，也一樣能成功。我希望他們在人前能挺胸抬頭，透過精彩的演出，讓人刮目相看，正如那個雙手殘障的孩子一樣，叫人眼前一亮！

看吧！「輸在起跑線」又如何？這些孩子照樣能發光發亮，最終「反敗為勝」！

西崎崇子